

E X P L O R E



吕品 著

赫哲
美術

探寻录

哈尔滨出版社

赫哲美术探寻录

吕 品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哈 尔 滨 出 版 社

1178440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赫哲族美术探寻录 / 吕品 著.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02. 10

(五花草文丛 / 赵国春主编)

ISBN 7-80639-830-9

I. 赫... II. 吕...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0817 号

责任编辑: 刘乃翘 封面设计: 高祥

五花草文丛——赫哲族美术探寻录

吕品 著 赵国春 主编

哈尔滨出版社

哈尔滨市南岗区贵新街 170 号

邮政编码: 150006 电话: 0451-6225161

E-mail: hrbcbs @ yeah. net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佳木斯市劝业印刷制版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40 字数 1500 千字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7-80639-830-9/I·220

定价: 200.00 元 (共 12 册, 本册定价 16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举报电话: 0451-6225162

一部拓荒之作

陈江华

两年前，便知道吕品曾出版了一部新闻理论专著《报纸副刊学》。印象中，他是一个勤奋、肯钻研的人。

我与吕品相熟是到文联工作之后，因调整市民间文艺家协会机构，与他有了接触，又得知《抚远民间文学集成》是由他编辑的，而且其中的民谣、民谚部分大多是他多年搜集积累的结晶。同时，他还撰写了一批民俗、民间文学作品，刊发在各类报刊上。

今年夏末秋初，我带吕品去同江市陪同日本访问团考察赫哲族民俗风情。到街津口赫哲民俗村正巧阴雨天气，而第二天凌晨，便见他在细雨中抄录民俗村各处的对联。一件小事，可见他对民俗研究的热爱。

近年来，由市民间艺术家协会会员编写出版的赫哲族研究专著已有四部，成果显著，在国内外形成一定影响。

但是，我感觉到对赫哲美术领域关注不够。更重要的是应该打破原以为赫哲族地处荒寒之地，是文化上的沙漠的旧有认识，充分肯定赫哲族在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作用和突出贡献。于是，我把我的想法对吕品讲了。吕品表示有同感，并且告诉我，他正撰写一部有关赫哲民俗中的美术方面的专著《赫哲美术探寻录》，并请我撰写序言，我欣然地接受了。

记得一位研究东北史的学者说过这样一句话：东北民族史是头绪

最多、最难梳理的。赫哲民族亦如是，至今仍有许多谜没有破解。

从某种意义上讲，民族的美术就是民族的习俗与时尚的结晶，尤其保存和传续着自己的独特文化。

吕品在赫哲族聚居地抚远县生活了8年，而且他的妻子蒋丽萍就是赫哲族。20年前，他已有意识地开始搜寻赫哲族民俗风情素材，因此才有了今天的研究成果。及至看了书稿的25个篇章，我觉得这部书是真正的拓荒之作，填补了赫哲族美术研究一项空白。

浏览过后，我想在这里谈点感受：

其一，这是一部民俗专著。

美术事项的背后就是民俗事项。吕品在挖掘赫哲美术事项的根源时，试着用民俗学这套工具来解剖，得出的一些结论令人耳目一新，非之前一些赫哲研究著述所叙。

赫哲美术属民间的，因此，它必然是民俗范畴的。把民俗的事项上升到审美的高度，再把审美的还原至民俗的发生，我想，这正是吕品所努力的。

其二，这是一部美术论著。

严格地讲，它是赫哲民族美术专著。

吕品告诉我，他开始写作时，不是这个书名，而是《赫哲美术简史》，如《像烟一样白》一篇就留有“简史”的体例痕迹。

赫哲美术很少有人注意，很少有人重视，很少有人系统研究。因此，可资鉴借的东西很少。

七十多年前，我国民族学奠基人凌纯声考察赫哲族后，撰写了开山之作《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书中虽单设了“艺术”一节，仅有四页记载。其后类似著述均延续凌氏之说，对赫哲美术语焉不详。

而从书稿看，赫哲美术的历史渊源颇深，特别丰厚。

“赫哲画，画赫哲”，吕品正是在这两个视角的交叉中，考察赫哲美术。

其三，这是一部民族学专著。

就我所知，如凌纯声在研究赫哲萨满舞时，发现其与《诗经》之《采芣苢》、离骚之《九歌》所描述的古巫之舞极其相似。那么赫哲萨满所保留的事项，与古南方、中原一带的巫有没有关系呢？凌纯声所举的并不是孤证。吕品在研究赫哲萨满神像画时，发现其构图与马王堆出土的帛画极其相似。

在《一个民族的高度》一文中，吕品通过赫哲图腾柱将那乃、印第安人联系在一起，并且通过民族语言学考证嫦娥和羿与赫哲族有渊源关系。书中类似的还有，尽管是一家之言，可能有谬误，但是对民族学研究的深入，提醒我们应该拓宽思路，有所创新，敢于创新。

其四，这是一部随笔集。

它属于文学。25 篇书稿，有的像散文，有的像游记，有的像专访，有的像书评，有的像论文……如同东北菜的“乱炖”或“随便”，有时在一篇文章中，时而描摹，时而考证，时而引述，时而抒情，显得不合规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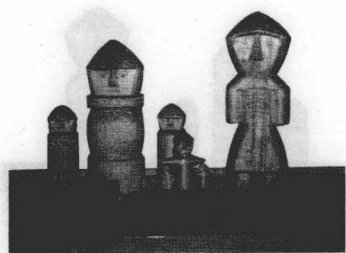
我猜想吕品在做文体实验吧，借以改变那种理论专著呆板的面孔，使之有阅读的魅力。

曾经作为“东方雄族”的赫哲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因独特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环境，采用渔猎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而形成了地域文化心理和思维方式。它的文化模式是开放性、流动性的；它的文化形态是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它所蕴含的美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赫哲族的性格、意识、智慧以及文化特色。是美术等艺术活动，张扬了赫哲人的生命活力和生存价值。

因此，我对吕品说，这部书应该献给赫哲人民，是他们为这部书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和现实基础。

向赫哲人民致敬！

（作者系佳木斯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



目 录

序言：一部拓荒之作/1

像烟一样白/1

崖上洪荒图/9

新开流猜想/21

青铜骑士青铜马/30

狰狞饕餮美/37

乌苏里之旅/44

日出东方/53

瓦当童话/57

游动的服饰/64

头饰风光多奇丽/78

布帛上的祭祀/86

网滩赏剪镂/97

美食余韵/104

两座宝库/110

复制木器时代/115

画梦记/124

鱼网里捞起半轮月亮/131

版上操刀/137

进入“国家名片”/144

陶魂兮归来/149

一个民族的高度/1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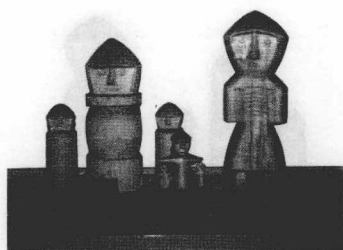
龙江一绝赞/175

达赫苏尔的后代/180

书衣巧剪裁/1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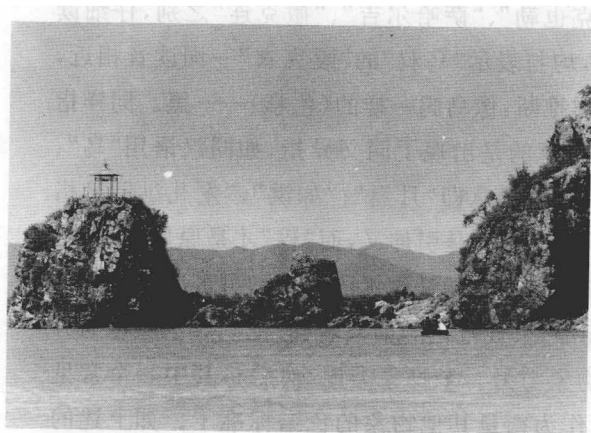
凿石圣手/189

后记：三句心里话/195



目 录

像烟一样白



钓鱼台风光

从语言学上发掘赫哲语中颜色词汇之源，每个词都有不同的形象性，反映了赫哲人对外界事物的不同着眼点、不同的理解程度、不同的想法和不同的造词心理状况。

赫哲语，属阿尔泰语系通古斯——满语族满南支的语言。如果从美术即艺术学角度去考察赫哲人语词中有关颜色的名称，则能显示他们所能辨别色彩的能力。而对色彩的认识程度，对美术的形成和发展至关重要。

从语言学上发掘赫哲语中颜色词汇之源，每个词都有不同的形象性，反映了赫哲人对外界事物的不同着眼点、不同的理解程度、不同的想法和不同的造词心理状况，研究它，不但有趣，而且对该地域、该民族的社会、历史、地理和文化的理解，也有相当价值。比如“白”，与“烟”的发音相同，均为“向给”。在赫哲语汇中，有许多与烟相关的词汇：向给得得黑（烟起）、向给昂八刺（烟多）、向给或得黑（烟罩）、向给内黑（烟散）、向给黑忒黑（烟收）、向给纳哈哈或向给秃提黑（烟息）。在表示白鱼的“加其黑”和鲢鱼的“他科秦”中，“加其”、“他科”与“向给”音近，与“向给”音近的还有“现给恩”、“桑您”、“山景”等，从以上语源情况可以推论，赫哲语中“白”一词来自于“烟”，也就是像烟一样的（色彩）——白。

再如“黑”，发音中有“萨科勒克”与“发儿洪”之别。而在表示黑的“萨科勒克”又有“克也勒”、“萨哈尔吉”、“撒克连”之别，仔细读音，各词区别不甚大，均与表示“乌鸦”的“嘎克衣”一词读音相近，那么，其语源可以这样推断：像乌鸦一样的（色彩）——黑。同样指“黑”，赫哲语中令人费解的是出现了同义异指，如同汉语用“乌”、“青”表示“黑”；“别发儿洪”，意即“月黑”；“如洪”、“发儿洪”，又指黄昏、天昏地暗之昏，可见“黑”是引伸义，而“昏”才是原始义。

语言学中表示颜色的专用词又称术语。由此，可证明赫哲先人本没有表示颜色的标准化、规范化的抽象名称。他们表示颜色的方法是用一个标准的物象与另一个物象类比，而后将其中一个常见的、约定俗成的物象作为衡量其他物象的色谱标准了。如上述的“烟”与“乌鸦”。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不是上层建筑，不是经济基础。语言是人与人相互接触时所使用的交际工具或通讯工具；具体地说，语言是人与人之间传递消息或表达思想的媒介。由于历史的、社会的、地域的因素，赫哲语同女真语有着渊源关系，在发音、词汇和构词方法以及语法结构等方面都具有女真语的一些基本特征。同样，当我将《简明赫哲语汉语对照读本》、《中国赫哲族》收录的色彩词汇与蒙古语辞书对照时，惊讶地发现，与蒙古语也有着渊源关系。如赫哲语“绿”作“侏得安”，蒙古语作“挠岸”、“那豁安”，二者音近，而满语作“不儿哈博戮”，相差甚远。

颜色词汇名称的丰富，自然影响到赫哲人对颜色的选择和调配，对其生活中的审美观和艺术观产生影响。这是因为，人类的审美活动，来自人类的功利性活动。人类为了维持生存，必须从事物质生产活动，利用自然界的规律和秩序，按照自己的欲望和目的去改造世界。在生产、生活中，赫哲人面对千变万化的色彩，逐步在心理上对自然界的色彩产生了特定的心理反应，表现为选择此种颜色而不选择彼种颜色，这时色彩就被赋予了感情因素和审美意趣了。

对此，我试着从记录赫哲的典籍中发掘赫哲人对某种颜色赋予象征意义的习尚，发觉从色彩语词角度，即对色彩的思维，他们已经进入了进步文化的宗教观念之中。是的，每个民族，都有各自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以及审美意识，同样，在绚烂的赫哲族别具特色的生活图画里，不难展露他们对色彩的选择和追求。这里，我试举几种色彩。

密思诺——紫色。《鸡林旧闻录》记载：“黑斤语类满人，衣服亦悉如满制，喜紫色。”赫哲先人认为紫色象征信誉。凡有军事活动或其他重要事情，均由首领传箭或貂皮作为信誉，通知各部。貂中以紫貂最为名贵，服饰中，常以貂饰，以显示富足和尊贵。在赫哲民间

故事《耶林出》中出现过紫绒绣花荷包，而荷包是赫哲人的定情物。

向给——白。赫哲人尚白，白色象征光明和生命、公正与纯正。萨满教认为，白色是天穹与神火以及日月星辰的本色。天与火是赫哲族萨满教最崇祀对象，日月星辰的光耀被誉为天的眼睛，因此，白色作为一种吉祥色而倍受敬崇。白色，又被赫哲人视为年轻的颜色，寓含着强大的生命力。海东青鹰系赫哲族地域特产，此鹰毛色纯白者为上等，得纯白者必送内务府或清朝宫廷内。赫哲人认为，银白色的桦树皮蕴含着神奇的魔力，在长篇依玛堪《阿格弟莫日根》中，阿格弟莫日根的姐姐黑斤德都为他用一张桦树皮剪出马形，吹口气后就变成了一匹白鬃白尾的骏马，奔驰起来，其快无比。另外，其根都德变幻成阔力，撒下洁白的手绢，给莫日根们。以洁白的手绢表示她的心灵的圣洁高尚。

速言——黄色。也是赫哲人比较崇尚的色彩。主要象征威严、高贵和吉祥。日常用品中，一部分为桦皮制品，桦皮翻转后为纯黄色。赫哲人对黄色的桦皮匣有一种神秘感和敬畏感。民间故事《牟出空莫日根》曾提到雕花的桦皮匣里装着火神折格德洛兄弟的真魂。他们崇尚金黄色，如用金子做的护身神就显得分外尊贵。

富力给安——红色。红色在赫哲族中是亲切温和的颜色，代表着神圣的火与太阳。寓意吉祥、爱情、幸福、高尚、珍贵、威力等。近世因受汉族影响，婚礼中红色占主导地位。媒人和男方老人带上壶嘴栓着红布条的酒壶，到女家去。结婚时，男方在船上用柳条搭起蒙有红布的彩棚，棚前缀朵大红花。新娘穿红袄红裤，头遮红盖头。新郎身穿长袍佩戴大红背带，胸前挂朵大红花。故事《弗尔干和弗拉红》中讲，弗尔干姑娘最喜欢穿红衣、戴红花，人们都称她为“红姑娘”。赫哲萨满教祈祷神祇，在老树上挂红布祈攘，如《钓鱼台与龙王神》的传说中，全村人在大榆树上挂上一块一丈三尺长红布求河神，还有《绰绰》中老桦树上挂起红布帘，为山神还愿。在依玛堪

《阿格弟莫日根》中，练箭的箭靶上就拴着颜色鲜红的布条。象征萨满教野神祭中的牺牲。在东部赫哲人的神话传说中是这样讲述的：安楚国（金国）使者征索东珠，欺压赫哲人，莫合长官（相当于部落长）哄骗使者，给他们穿上了红袍，让他们在锡霍特山里被老虎吃掉。赫哲人的正义之举得到海神奶奶的庇佑，终于战胜了强暴，过上了太平日子。过去，山林中的猎人忌穿红色服装。也象征激情和激奋。萨满的七星褂以红色为底，上绣白色（后也有用黄色）的日、月、星辰图案。红色就寓含着萨满——这位神的使者、人的代表，祭祀跳神时激奋的情绪。在赫哲语词中，还有“宁格将米”这个名词，意思是“红衣神”。

萨科勒克（又作撒克连、发儿洪）——黑。象征着威武。赫哲人崇拜黑水，即黑龙江。视黑龙江为神，其乌黑的水色也受到敬崇。萨满教中曾有隆重的水祭。每年春季举行仪式，认为是黑水给赫哲人送来了水产品，因为大地由水托举着，水没了，大地会塌陷；水干了，人的灵魂就没有依托了，把水视作生命的源泉。服饰中，黑色表示贵重。在萨满祭祀中，黑色象征黑夜的善神，是度过长夜的守护者。农历正月十五、十六两日晚间，男女老少走街串巷，挨家走动，互相往脸上抹锅底黑灰，而抹黑祭的主祀神祇就是善神。萨满的神裙上绣有黑色云纹，象征着天穹。跳神时，黑云纹随神裙飘动，意味萨满在天空中飞行。赫哲男女衣裤的边缘亦多染镶黑色边纹。也用染成黑色的龟、蛇、蜥蜴等软皮剪成这些爬虫的图案装饰点缀。

要衣匀——粉色。涅禾克伊热（圣克利），又称满山红花、迎春花、映山红、杜鹃花、鞑子香等，盛开于早春，色深粉红，极娇艳，赫哲人在每年五月，竞相采回养在罐器内，供欣赏，并晾干后捻香祭神，认为其清香的烟雾能送萨满飞凌天空请神，神灵也就在烟霭中踏着星光降临部落的神堂。在民间故事《八仙女》中，一个撮撮（小伙子）受小白鹿指点，趁八月十五八仙女到黑龙江边洗澡时，把第

八个仙女的裙子藏起来，给她做了可森(妻子)。八仙女的裙子就是粉色的。当绸、缎等布匹传入赫哲地区后，妇女的袍服多为粉红色调。

科衣乌勒——蓝(或青色)色。赫哲人认为，蓝色是天穹和星光的本色，是吉祥的尊色；他们的萨满神裙的底色就用蓝色，其下摆用黑色纹镶边，意味着水天相连；中老年的衣着也常用蓝色，显示着庄重。现今，逢重大节日或仪式，男人多穿着蓝色长袍。

在赫哲词汇中，尚有表示绿色的“农甘”，表示褐色的“贴儿”，表示灰色的“孛罗”，表示金黄色的“希拉土”，表示纯白色的“查沾”。还有表示金色的“安切”，表示银色的“猛温”。同时还有表示亮的“更给恩”，表示暗的“哈科土力”。除了颜色词外，尚有综合性的概念性名词，如“牛窝罕”是图画，“衣切库”是颜料。

赫哲先人对色彩的认识，还表现在对绘画材料即颜料的认识、发现与运用上。他们和其他原始人一样，把一些如植物粉末、矿石粉末、昆虫粉末、金属粉末等与动物血液、脂肪油等调和成混合剂，制成所需要的颜料。冰川时期开采颜料的遗迹证明，住在洞穴中的男人和女人曾出外寻找这些颜料质材。新石器时代以后颜色种类之繁多，尤其令人惊叹。法国考古学家戴希景特所著《原始时代凯可特人和高卢罗马人考古学手册》分析史前遗存，发现 17 种不同的颜色，有白色(泥灰岩的大理石)；有黑色(煤和锰矿石)；还有人们喜爱的赤铁矿粉，从红色、橙色直到淡黄色。据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渤海上京宫城内房址发掘简报》介绍，从房址中曾发现蓝、褐两色颜料。

赫哲人所用的颜料，主要取自植物的花瓣、花叶、种籽，甚至茎秆或皮。1982 年，我在抚远工作时，曾访问过赫哲老人傅淑珍，她小时上山采野花回部落时，路过一老奶奶家门，老奶奶向她讨要花朵，为自制的鱼、兽皮衣染色。她从老奶奶那里学到了一些用植物

染色的知识：蓼蓝花可作青黛色染色，马兰花可染色；槐籽可染色；柞的籽壳研末可染皂色；老鸛眼木皮可染色；柞树的朽木屑或煮荆条树皮，用其淡黄水汁染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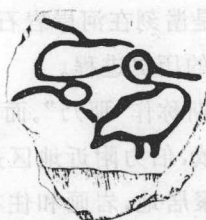
查尤志贤《赫哲族的手工业和副业》一文，专列有“染料类的植物”一节：“这一类有蓝花（咖其克）、映山红花（僧克衣热、衣儿嘎）、山丁子树皮、楂条（布胡土胡）。蓝花是一种开小蓝花的草本野生植物，把蓝色的小花采回后捣成浆糊状，根据图案花纹涂抹在鱼皮衣、裤边缘上，长久不脱色、不脱落，成为甚是美观的蓝色花边。映山红花也称杜鹃花，是开浅红色花的木本野生植物，把花采回后，掺些白矾，再根据图案花纹涂抹在鱼皮衣、裤的领口、袖头、裤边上，其颜色永不消褪。山丁子树皮做染料，是把剥下的新鲜树皮放入锅里，加一些白矾，与白布一起煮 1—2 小时，白布即成黄布；或者把煮好的树皮水取出，放到大盆里，把需要染色的白布放入其中浸泡 3—4 日，也可成为黄色。楂条是一种丛生小灌木，将它的叶及嫩芽用锅加水煮成灰色，把所要染的白布放在水中浸泡数日，即成为灰布。”

与尤志贤不同，尤金良在《赫哲族拾珍》一书中是从颜料与皮料相配角度描述的：“赫哲族衣服的染色染料主要取自植物的花瓣、花叶或种籽，妇女的衣服上用各种颜色的花瓣、花叶或种籽染成鱼鳞花，如鲤鱼皮就在鱼鳞上染金色鱼鳞花、草根鱼就染成草根鱼鳞花。冬季服装主要以狍皮、鹿皮为主，里边衣服是狍皮的；狍、鹿皮都是软的。皮板漂白，做外套就染成青色的。男女衣、裤的襟、袖口、托领、下摆、裤脚，都用野生植物染上云纹或动物图案。鱼、兽皮可染出红、黄、绿、蓝、黑等颜色，绚烂动人。”

追溯至一百多年前，俄国科学家里·卡·马克考察黑龙江沿岸，曾向黑龙江中游的赫哲人购买过研究民族志用的衣服。衣服是用鲑鱼皮做的，并用深蓝色的鸭跖草花染成了在这一带居民中流

行的天蓝色,以及用败将茎叶染成的绿色。衣服饰以雅致的花纹图案。马克指出:“不能不对这里的居民爱好感到惊奇;他们使自己的所有的东西都具有美丽的外观,装饰他们东西的花纹绚丽多采,他们使用的颜色配合得很悦目,所有这一切显示了他们温文尔雅的感情,这种感情是这里部族们的突出优点。”这段珍贵的记述见于《阿穆尔州地志博物馆与方志学会论丛》第四册,是我于20世纪80年代初从抚远新华书店购买的,今天,这类书在书店已很难见到了。

崖上洪荒图



萨卡奇-阿梁岩画模
拟图及岩画细部照片



追溯赫哲族远古绘
画和审美情趣，比较确
凿和方便的是：读懂读
透俄罗斯的萨卡奇-阿
梁岩画。